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六十三

祭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

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

呼哀哉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伸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西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憍惱

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
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敖然曷日
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郵嗚
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
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復有
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滂流何嗟及矣昔我
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
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
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
報我豈懷恩惟此滂沱哀哀斯人有劍在刻有[illegible]

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咮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疎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絕餾慨然懷歸掇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齅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臣賓在錢塘惠然我覯

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
坐清閟間奏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
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一失去覆水何救維
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
將大于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
霤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祭單君貺文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展如閔子人莫間言內齊于
家外敏于官民謂父兄吏莫容姦信于朋友人得
其驩博學工詩數術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

考宦貴人誰不然君獨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遂悵莫歸怨念我孤甥生逢百艱無兄嬪于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弔銜痛重泉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促何延厄窮何陋宦達何妍命也奈何追配牛顏嗚呼哀哉

祭胡執中郎中文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于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雛鵷非罷羨官君則先去我徂華州見君道旅淫雨彌旬遭遭

浸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齎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騫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一日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遡君一觴永歸無恨

祭任鈐轄文

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干城更嘗世

故練達物情佐裁治軍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
有爭汴泗橫流郭埋圯須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與
疾而歸猶莫蔑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
布褐藜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酹觴告訣與淚俱
零

祭歐陽仲純父文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
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
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
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

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皡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槩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益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

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閭里迨茲百年世濟其美少相弟長老相慈誨肅雍無間逮及娣姒頎然四人厥德罔二軾始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夭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罍篚恩厚義重報宜有以云何不淑契濶生死斂不拊棺葬不親隧豈不懷歸眷此微任緘詞望哭以致奠醊惟此哀誠一念千里

祭文與可文二首

維從表弟蘇軾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

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塡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朋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賢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計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

憂相從而驚覺滿函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
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
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
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
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

黄州再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
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
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别五年君譽日
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蕡脫口

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執我桼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麑麋昇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焄君没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寘江濆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川有朝必膴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祭刁景純墓文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兄弟今我已老鬢髮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芊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歛玆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雞聊寫我哀

祭張子野文

子野郎中張丈之靈曰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強銳優遊故鄉若

復一世遇人坦率眞古愷悌麗然老成又敏且藝淸詩絶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餘坐此而窮鹽米不繼嘯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嬖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酹觴再拜淚溢雨眥

祭陳令舉文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旣發之以科舉又輔之

以今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今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今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今舉別二年而今舉沒既沒三

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

祭任師中文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犍爲王齊愈弟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致祭于故瀘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義大夫維蜀之珎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劇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

祭劉原父文

嗚呼古稱益友多聞諒直有一而已罔全其德惟公兼之霈然有餘惟其至明以有衆無譬如鑑然物至而受罔有不照斯以爲當先民之言久遠絶微繼以百家其多如茨衆人劬勞有不能獲公徐收之其羸則百谿之爲淵放之爲川抽之無窮循之無端有聽其言茫然自失如江河注漂蕩汩潏有讀其書釋然解顧紛紜雜亂咸得其歸其博無際其辯無偶旣博旣辯又以約守昔公在朝議論絶倫挺然不回其氣以振談笑所排諷論所及大

夫庶士斂衽以服自公之亡未幾于茲學失本原邪說並馳大言滔天詭論蔑世不謂目便曰固其理豈不自有人或歎嘻孰能誦言以告其非公自平昔灼見隱伏指擿譏誚俾不克立公歸于原誰與正之酌以告哀莫知我悲

祭韓獻肅公文

在昔仁祖清淨養民維時忠獻秉國之鈞盛大蕃衍啓其後人公暨叔季文武彬彬公相神宗重厚有體心存社稷輔以詩禮博陸堂堂扶陽濟濟公將于外鏚鉞雕戈虔共匪懈柔惠不苛韓侯奕奕

申伯番番大明旣升克紹聖考介圭來朝黃髮元老帝曰汝留王躬是保公勇於退連章告歸三公就第大政是咨五福具有謂當期頤天弗憖遺哲人其萎哀動兩宫士夫涕洟維此僚寀拜公京師從容暇日引陪燕私詔言在耳已哭于帷在公巳矣邦國之悲靈輴啓行宅兆有期寓焉塗車立列參差舉觴一慟與公長辭

祭徐君猷文

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留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

襄陽之耆舊綽有楚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軾以惷心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絕交爭席而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訣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擲棺一慟嗚呼哀哉

祭陳君式文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歟大夫能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爲貧

從政于黃急吏緩民食責之徵歛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擯疎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猗歟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

祭蔡景繁文

嗚呼哀哉子之爲人淸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歛以靜順子之事君惻欵傾盡挺然

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綏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恥就餘餕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隕我遷于黃泉所遠壙惟子之故不我籍轔孰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富貴無能俯仰埃壒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頎然頡發騄亂天哀子窮以是餽贐我困于旅愧莫子賑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

成文忠之子譬之孔門則其高第其材不
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
邑藐詢羅幽荒掎摭潛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
之左右不擇鉅細如漢蔡伯喈如晉虞先爵子莫繼
公薨一紀門人凋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
聞日月其逝欲撰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蔽今其
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日化靡風系景安
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例抱其孤學
將以安適鑿不謀枘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曰非
計而我何為寓詞千里無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淚下迸泉竄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粲然矧如夫子文咸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骨隱顴攜手同歸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遷行即此路皇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一標然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舉我一籩嗚呼哀哉

祭司馬君實文

左僕射贈太師温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
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
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親帝欲得民一
尊無私毋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
神宗知公敬如蓍龜亟諗仁義輔以書詩任尺直
尋願公少畀公曰天子舜之禹之資我若言利非天
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
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公亦何爲
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
疲和戎上策决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

農夫旣闢旣菑插種未粒刈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爲雨泣路人垂洟畫像于家飲食必祠刻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嗚呼哀哉

祭王宜甫文

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王公宜父親家翁之靈

嗚呼宜父篤厚寛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天命直巳而行不充何病三公之子所乏甫散之如振溼埃百年夢幻其究何獲不

與皆亡令名令德公雖耆舊我尚同時不識其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黃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往謂趙人子孫其昌蒔其墓櫝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旣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道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濶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

往則瞑凡百君子顧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
青難之忠愛莫勖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
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
無間豈以闊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
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
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
觴

祭黄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蒸蒸人無間
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騖

雲騰入為御史以直自繩身為玉雪不汙青蠅出
按百城不緩不縱姦民猾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
囚事屢稱謀之左右有問莫應君闇不悛與道降
升吾豈羽毛為人所鷹抱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
蕭然大布疏糲妻子脫粟玉食友朋我遷淮南秋
穀五登坐閱百吏錐刀相仍有斐君子傳車是乘
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魯無君
子斯人安承納幣請昏義均股肱飜我而東衣袂
僅勝一臥不巳吾將安憑壽夭在天雖聖莫增君
趙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

梁又

歸安丘陵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乙卯朔八月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眞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妙物㮚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沒元身我

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我眂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于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囷盡發其秘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未已山摧川堙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惰偷疾不頻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涕流于巾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

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留
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灌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閒三見南
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
于心如水傾海如槖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
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莫空斂不拊棺
塋不執紼我愧于胸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
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
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鵠在庭以華其終自
我先子逮今三世爲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

達于幽宮

祭韓忠獻公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我生雖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峨岷公罔羅之若獲鳳麟契濶艱難

手書見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顏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意廣才疎將歸丘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闕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祭柳仲遠文二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海徼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前見孫猶喪仲遠孝

友恭溫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
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
米實勞且勤知止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孝如
閔顔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巳矣存者何寃愼
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冤嗚呼哀
哉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
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姊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憖
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闊
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

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

祭吳子野文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兀爾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已忘其渴饑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卻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何爲感歎歔欷一酹告訣逝舟東飛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

是用懼日登師門旣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㰤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追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徽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計聞自斂及葬愧莫親匪愧于今有醜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杭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淸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兖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齓以學爲嬉

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濶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講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

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淸潁洋洋東注于淮我
懷先生豈有涯哉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
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
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昭告于近故長安縣太君楊
氏之靈嗚呼士盛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
多賢俊時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
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喟四十餘年
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

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非亡鵠巢之應子孫其昌

祭范夫人文

惟夫人婦德茂於閨門母儀形於里閈篤生賢子緯有令名將期百年兼享五福而天不𢎞孝子之志神不祐善人之門變故之來旬日相繼前有餘慶鍾於後昆某忝與外姻局於官守聊[illegible]致哀誠

□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　定州

西山告成同軌畢至玉衣永閟風馭莫追萬國
河尚憑於坤載四方老稚遽失於母慈欲強名言
難形德化積此九年之澤輔成百世之安乃眷中
山控臨朔野華戎異服渤慕同聲目斷東朝永絶
簾帷之望神馳西洛想聞笳鼓之音臣等各守邊
垂莫覩饋奠徒因僚吏以致攀號

祭老泉焚黄文 元豐元年

乃者熙寧七年十年上再有事于南郊告成之慶
覃及幽顯我先君中允贈太常博士累贈都官員
外郎軾轍當奔走兆域以致天子之命王事有程

不敢言私謹遣人賫告黃二軸集中外親擇日焚納西望隕涕之至

祭伯父提刑文 治平元年

嗚呼昔我先祖之後諸父諸姑森如鴈行三十年間死生契濶惟編禮與伯父千里相望宦遊東西奔走四海去家如忘至有生子成童而不識者茲言可傷方約退居卜築相與終老逍遙翔翔嗚呼伯父一旦捨去有志弗償辛丑之秋送伯西郊淫雨蕭蕭河水滔滔言別于橋屢顧以招孰知此行乃隔幽明嗚呼伯父生竟何爲勤苦食辛以律厥

身知以爲民不知子孫今其云亡室如懸罄有衣
練裙冬月負薪誰爲優孟悲歌叔孫惟有斯文以
告不泯

祭堂兄子正文

弟軾謹以家饌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
我先伯父內行飭脩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
文喜慍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滂流懷思遇其
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擾而毅甚
似不衰與人之周肅雍謹絜喜見于眉人各有心
酸鹹異嗜丹素相訾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

宜天若不偕富貴壽考捨兄畀誰云何不淑而止
於是命也可疑我遷于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欽
不撫棺塟不執紼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塋相望
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
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尚饗
勿辭嗚呼哀哉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

嗚呼宮傅之孫十有六人契闊死生四人僅存誰
我令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一甥
實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于神詎當百年觀此營

振云何俯仰一顰再呻救藥靡及奄爲空雲講閤
海涯百日訃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長號北風寓
此一樽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
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
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
爲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
愛出于天我從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
顏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

我門孰饋我田已矣柰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嗚呼哀哉

祭迨婦歐陽氏文

昔先君與太師文忠公恩義之重宜結婚姻以永世好故予以中子迨求婚于汝自汝之歸夫婦如賓娣姒諧睦事上接下動有家法謂當百年治我後事云何奄忽一旦至此使我白首乃反哭汝命也柰何嗚呼哀哉以吉月良日殯汝于京城之西惠濟之僧舍汝之魂識復反于家尚克朝夕受於奠饋凡汝服用皆施佛僧

祭大覺禪師文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璉公之靈於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璧星珠昭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覩法筵傾寫奧矣不別豈免悽然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

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吊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贖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胷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

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藁葬冢窄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徐州祭枯骨文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民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爲卜廣宅陶穴寬温相從歸安各反其眞

祭古冢文

閏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築室於所居之東南

祭一大塚適及其頂遽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
茫乎忽乎寂乎寥乎子大夫之靈也子豈位冠一
時功逮宇內福慶被于子孫膏澤流于萬世春秋
逝盡而託物於斯乎意者潛光隱耀卻千駟而不
顧祿萬鍾而不受巖居而水隱雲臥而風乘忘身
徇義而遺骨於斯乎豈吾固嘗誦子之詩書慕子
之風烈而不知其謂誰歟子之英靈精爽與周公
呂望遊於豐鎬之間乎抑其與巢由伯夷相從於
首陽箕潁之上乎專何爲而華乎癯何爲而大乎
地何爲而勝乎子非隱者也子之富貴不獨美其

生而又有以榮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誌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姻親族黨節春秋悼霜露雲動影從享祀乎其下今也僕夫樵人誅茆鑿土結廬乎其上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將徙吾之宮避子之舍豈惟力之不能獨將何以勝夫必然之理乎安知百歲之後吾之宮不復為他人之墓乎今夫一歲之運陰陽之變天地盈虛日星殞食山川崩竭萬物生死欻及飄忽若雷奔電掣不須臾留也而子大夫獨能遺骨於其間而又惡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時邈相望於山河子為

土偶固已歸於土矣余爲木偶漂漂者未知其如何䰟而有知爲余㛣阿

哀詞

李仲蒙哀詞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爲記室岐王府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與賻之旣斂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栢埡山西其孤籲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君之人也哭之其可無詞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爲長者君爲

人敦朴愷悌學傳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爲姻者無故决去聞者爲之不平君恬不以爲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爲亳潤邠三郡職官後爲應天府録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旣爲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岐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徙於緱氏没時年五十辭曰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內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翺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黃

耇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懷先君淚酸
辛兮顧嗟衆人誕失眞兮矯矯犖犖自貴弥兮欺
世幻俗內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惑者不解
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棄弗申
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
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
有食無人之爲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
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癯

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
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行之世之人兮世捐堅而
不苟雖不吝其何喪兮超衍俗而自得吾將觀子
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
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
於几席苟得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
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寡無其人
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
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
江而長嘆兮吾不濟其有命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兮廞歆歷落進趨襜兮達於從政敏而廉兮如求與由藝果兼兮魁然丈夫色悍嚴兮奮須抵几走羣纖兮聞名見像已癘痁兮敬事友生小心謙兮誨養貧弱語和甜兮剛柔適中畏愛兼兮孤直無依衆枉嫌兮何辜於神壽復殲兮死無甑石突不黔兮孰爲故人孰覘恬兮我竄於黃歲將淹兮於後八年夢復覘兮曰吾子釣甘韲鹽兮冬月負薪衣不縑兮覺而長吁涕流沾兮永言告釣守窮潛兮苦心危腸自磨礲兮天不吾

歟有遠淹兮豈若人子老閤閭兮生歎死忘我言悲兮

王大年哀詞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鄰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偘偘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

實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畧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旣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

士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學條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驥墮地走虎生而斑覘其父子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詞 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棨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

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某字子翼傳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没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藉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守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爾窿高深相臨牢堅相

河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讋斷而其君子淑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永於德淵自懿濯然若不怨天罔不求人老愈深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剥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予不飲我醪甚甘醲此濁覽觀江山把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於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軽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虚空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傷春詞 并引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爲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爲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之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隮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冗冗而無言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漲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兮蓊白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疏野飛鶯

之無窮兮爛夭桃之欲然燕嘵嘵而稚嬌兮鴻鷇㲉其老怨蝶羣飛而相值兮蜂抱蘂而更謀善莫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冤衆族出而倡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搖尚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目存役魂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卭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眞求余文以寫哀兮余亦憯恨而不能言夫旣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

□而不樂吉夫窮其身之人不顧兮心沈沈而用人[illegible]

役見兮恐芳遂而非直兮余文以遠矣兮令俗

錯繆信讒而[illegible]之道士兮從間秦之人兮入讒而得而

語兮野酒意其目兮按魂魄於脊背兮令直志逢而

晝出門而不敢歸兮見空室之漠漠兮忽入門而欲

夜向壁而永歎淚縈縈而被[illegible]兮沈推而而[illegible]

傷之人兮得[illegible]兮令淋伊人之羅此寂寞淚而[illegible]兮

悲其失意兮悲擊張而相倚兮[illegible]起蘂而而[illegible]

[illegible]

雜著

代侯公說項羽辭并敘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羽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

在軍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鄰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循義死節以折項羽之狠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嚱戲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

三年矣吾念天下大計未獲即死之此吾所以日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者也願為之奈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輂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驅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嫚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狽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

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忮不仁徒鋼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强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一胥養卒請

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所知
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養卒大王何惜不
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即飭車十乘騎卒
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謁項王曰臣
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因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
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
焉臣切爲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瞋目大怒叱侯
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
覬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卹者
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

大王故大王以臣為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為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循匹夫之節為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甲與楚百戰以決雄雌乃

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不暇凡所以運奇決勝為大王之勍敵者在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為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二似人耳不足為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為失亡所用未若不獲之為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效

於實無爲而所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慎
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
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
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
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
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
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屬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
日而忘與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遊夫
王今不歸之以收其責將久留之[illegible]
似不卹楚也項王怒氣少無忌[illegible]

王彌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日東向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讐之欲葅醢其父聊快於一時況與之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鋭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憎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夫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爲之八年智

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爲漢雖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毋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巳資推遺之巳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爲無所爭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

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苛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殺戮酷甚於秦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所開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何以爲信大王以世爲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

以爲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爲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特有一太公爾夫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紓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爲窮

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忌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鬬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强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鬬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羇旅敝軍獲侍盥沐者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赦駕迎之孤恐

久稽君王旦暮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荅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爲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右不共載天之讎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爲死楚

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屍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第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爲早決者無後悔必爲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拘執其毋將以還陵也而其毋慷慨對使者爲陵陳去就之義赦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毋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

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毋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同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遣

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迺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效書辭勤欵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昔田横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横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

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敵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汚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為之業耳不幸有荊軻舞陽之變不以請

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所籌嘗膽倬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繼以董卓之禍復興傕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奬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戚挾天子以令天

下妄引曆數陰搆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惟同志失望天下甚藉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畧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内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詩有之轔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

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託故也苟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剝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

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㓮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皂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其言董布幸勿復爾

補龍山文 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

不見此文子乃戲爲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舊言龍山燕凱臺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槐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騖逐先躐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服囚首枯顱茁髮赤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藏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

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右解嘲

明正送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

抑將以不戚者爲正歟以不戚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城市會未數年忽焉若潦

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

於家三年而後出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旣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

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

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
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
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
巷居者所宜處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
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臧獲卒不自克
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
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蔕之讐千河不收嗚呼韋
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衆人之

氣決之易耳解伎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旱
湰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湍佐鬬者
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
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恬
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貪客聮門曷以壽我
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
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偷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
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
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饇饜則
爲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

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槹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

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視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時省觀焉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
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
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為君
子貪狼故為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火
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臟
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
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
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宮而
腎為政也知此則知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
氣之謂鉛或趨或躑或呼或吸或執或□□凡動者

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鉛又曰
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濃血精汗便利凡濕
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
曰龍古之眞人論内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
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
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
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邪淫内發壬
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
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
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

內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
於水鉛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
死之道也眞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
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
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
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
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
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
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
火在易爲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

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益于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肖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故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毋也毋呼亦呼毋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

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洽于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皆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

兎之授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眞人著大
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
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𫘝而取福
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旣逾年無後命知
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
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葷血以淸淨勝
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葷血旣以自養亦以養
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
胡蔴茯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
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眞人之言

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疏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蔴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荅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蔴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旣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

人王顯爲武功宰長安有脩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予其幷捨之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

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眞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

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

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幷二石槃云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

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三分之爲三一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羸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并涇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

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判倖酒狀

道士某靣欺主人旁及鄰生側左元方之盞已自厚顏仰西王母之杯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醆

白鶴新居上梁文

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出沒仙聖飛騰而往來古有齋宮號稱福地鞠爲茂草奄宅狐狸物有廢興時而隱顯東坡先生南遷萬里僑寓三年不起歸歟之心更作終焉之計越山斬木泝江水以北來古邑爲鄰遶牙牆而南峙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床頭方將開逸少之墨池安稚川之丹竈去家千歲終同丁令之來歸有宅一區聊記揚雄之住處今者旣與百堵爰駕兩楹道俗來觀里閭助作願同父

老宴鄉社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鄰之鵝鴨何辭一笑之樂永結無窮之歡

兒郎偉抛梁東喬木參天梵釋宮盡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兒郎偉抛梁西嫋嫋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夜深燈火亂長堤

兒郎偉抛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舍南親種兩株柑

兒郎偉抛梁北北江江水搖山麓先生親築釣魚臺終朝弄水何曾足

兒郎偉抛梁上璧月珠星臨蕙帳明年更起望仙
臺縹緲空山隘雲仗
兒郎偉抛梁下鑿井疏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
號萬丈丹梯誰羽化
伏願上梁之後山有宿麥海無颶風氣爽人安陳
公之藥不散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凡我往還
同增福壽

海會殿上梁文

經來曰馬寺僧到赤烏年自此佛法大行以至海
隅皆滿伏惟我海會禪師施無盡藏開不二門來

作西方之主人且爲東坡之道友爰因勝地以建
道場有大富長者八人追釋迦寶像一所瑤皆舫
截碧瓦鱗差庶幾鷲嶺之雄豈特鴛湖之冠共邀
佛力仰祝堯年如日之升與天無極舉城僚友圖
郡士民皆與有作之慈共享無邊之福

兒郎偉拋梁東日出三竿照海紅作禮禪師爲我
席東坡請到雪鬢翁

兒郎偉拋梁西此去西方路不迷一禮慈尊無量
壽萬年天子與天齊

兒郎偉拋梁南南海薰風動碧潭過盡十洲[illegible]

船歸來金鼓結珠龕

兒郎偉拋梁北玉晝巍巍天北極侯門鼓吹鬧喧闐

門爲作龍興千萬億

兒郎偉拋梁上瑞氣葱葱蔭龍象勸師舉足一不羅

踏踏着毗盧惡模樣

兒郎偉拋梁下禮足闍黎來請話五葉花開到處

春千燈光照何曾夜

伏願上梁以後年豐米賤氣爽人安郡侯日轉千

階施主日增萬鎰果肴雲散錢寶星飛各務紛拏

共爲笑樂

若稽古說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眞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眞也曰惠亦順也方虞書時未有云順者耶

八佾說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承給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佾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以節八音故止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減其二列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

譜文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予案說文佾從人從㐾聲㐾音許訖切㐾肉八聲其解云振也八無緣[illegible]㐾之聲疑古字從八從肉

蜡說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貓虎之尸誰當爲之致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表老物黃冠草履以奠野

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告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葢謂是也

尸說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葢人之意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心齋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人不知此道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行耳

烏說

烏於人最黠伺人音色有異輙去不留雖捷矢巧
彈不能得其便也閩中民狃烏性以謂物無不可
以性取者則之野挈罌飯楮錢陽哭冢間若祭者
然哭竟裂錢棄飯而去烏則爭下啄啄盡哭者復
立他冢裂錢棄飯如初烏不疑其紿也益鳴爭乃
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于羅因舉獲其烏焉今
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
者幾何不見賣於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術而
以愚觸死則其爲智猶不若烏之始虗於彈韓非
作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說難

三、卅二

而謂之沭猴天下哀其以愚死二人者其爲愚智則異其於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觀時而動豈可及哉

二魚說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蓋而彌彰者遊吳得二魚於海之濱人亦似之作二魚說非意乎續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

河之魚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

去怒其柱之觸已也則張頬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遊而不知止因遊以觸物而不知罪已乃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海之魚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呴水而水烏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已也則呴水以蔽物烏疑而視之知其魚也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其魚疑識者之所窺哀哉

梁賈說

粱民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泠泠風氣如在其左右朔易強化磨去風瘤望之蝤蠐然盎項頷也倦游以歸顧視形影日有德色倘徉舊都躊躇乎四鄰意都之人與鄰之人十九莫巳若也入其閨登其堂視其妻反驚以走是何恠耶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舉案而飼之則憤不食與之語則向墻而欷歔披巾櫛而視之則嘔而不顧謂其妻曰若何足以當我亟去之妻俛而怍俯而歎曰聞之居富貴者不易糟糠有媸妾者不

兼憔悴子以無癭歸我以有癭逐嗚呼癭邪非妻婦之罪也妻竟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人憎其行不與婚而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脉啜菽飲水動搖其肌膚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士曰貧易主貴易交不常其所守茲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耻也交戰乎利害之場而相勝於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爲敵國孝子爲格（一作降）虜前後紛紜何獨梁賈哉

梁工說

梁工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峯來持淮南王書欲授枕中奇秘坎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位或黄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強兵以是緒餘以博施濟衆而共始也客室爲塲空地爲爐外爐山木之上資天一坏父鼎毋養以既濟風火絪緼而无鑠化生方士未畢其説工悅之然以爲盡之矣退試其術逾月破竈而黄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曰若之術殫於是矣子固

卿之矣豈若愚我者哉遂歌驪駒以遣送之束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曰治其跌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童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屬月𩲡晝火屬日光操之彌勤而其術愈疎爲之不已而其費滋甚牛馬銷於鉛汞室廬盡於鉗鎚券土田質妻子蕭條襤縷而其效不進至老以死終不悟君子曰術之不愼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居士曰杇墻畫墁天下之賤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下思之不熟與無師同其師之不至杇墻畫墁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者已

窮歟外者人窮如梁工蓋自窮亦安能窮人哉
不見之不窮無詞同其詞之不至焉今吾讀之
土曰汝讀書要天下之類工而莫不有詞問之人
若曰術之不讀學之不至者然也非詞之罪也然
妻子謫於謫發而其攻不進至老以死然不悟言
貴毀其半詩皆以悉委室盡於鍛鍊然土用其
火鑄日夜思之爛其而其術愈疏益之不已而其
樵無所盡東山之木取西江之水救火爛其鳩書
在於厲其攻西去工日治其器更謂益漸其其合
與之交者愚其若此故遂竊躡以造之之其言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六十五

史評

堯遜位於許由

司馬遷曰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

不信也

巢由不可廢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涸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婞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

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堯桀之民

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遍四海也

商人賞罰

禮云商人先罰而後賞而漢武策董仲舒云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此百王之所同而獨云爾者漢儒之學因有以商爲厚於威而薄於恩也耶

管仲分君謗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予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楚子玉以兵多敗

為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辨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亦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顔回簞瓢

孔子稱顔回屢空至於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廢亦省矣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㬥得兩簞食幾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輙支盜跖兩日祿料便足爲回七十餘年糧矣但恐回不肯要耳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爲臨

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蓋傳者妄也子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大快也

司馬穰苴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

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孟嘗君賓禮狗盜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顏蠋巧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爲貧者也未饑而食

雖八珎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珎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知蠋之巧也

田單火牛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子又非

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錯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旣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

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荀子疎謬

荀子有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故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輙以此爲口實此無異醉夢中語青即藍也冰即水也今釀米以爲酒殺羊豕以爲膳而曰酒甘於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以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至以性爲惡其疎謬大率皆此類也

陳平論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强弩傅兩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傅矢外向之說不

得行鮫且竒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爾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趙堯真刀筆吏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然竒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強相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至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爲高祖謀哉其後呂后怒堯爲此計亦抵堯罪

堯非獨不能爲高祖謀其自謀亦不審矣吕謂之刀筆吏眞不誣哉

酈寄幸免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摧吕禄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乎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

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楚與吳通謀

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中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綰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旣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漢武無秦繆之德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

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漢武帝違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繆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擒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

以信愜耳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爲後世君子之戒

漢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荅者不能盡吾

亦嘗於上前論之

衛青奴才

漢武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厠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爲可佳爾若青奴才雅宜踞厠見之正其宜也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

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魯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使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爲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眞可謂小人也哉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

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眞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日

竇嬰田蚡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旣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以

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漢武帝巫蠱事

漢武帝諱巫蠱之事疾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巳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眞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爲惡廢則巳矣何則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

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彤車行羗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諼疲人於一戰者絕殊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

爲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
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代一時事以
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
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
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
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柰何觀於外將之
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
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
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
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

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于既覩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過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賛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

故著云爾

史彥輔論黃覇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云黃覇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肉小數陋矣頴川鳳凰蓋可疑也覇以鶡爲神雀不知頴川之鳳以何物爲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故記之

梁統議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

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頗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使謂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元成詔語

楚孝王　被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
東平王宇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
制節謹度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
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麗之離也今作不離疑爲俗
儒所增也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
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
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
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

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竊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邳彤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見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

何者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

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决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旣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煑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旣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

惶怖謂嗶曰今林得譴柰何稱病其禍不細嗶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戶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嗶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嗶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嗶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旣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强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㬥以帝

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

諸葛亮八陣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甞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上圖不見凸凹處如日中蓋影耳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

曹袁興亡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

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誅殺邢昰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況肯爲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

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眞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旣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楊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

來敘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已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陸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賈充叛魏

司馬景王既執王凌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見凌與逵共守笞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凌嘗謂充卿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逵之忠於魏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反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者卒充也予少時嘗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

唐彬

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虜孫晧必降未至建鄴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虱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褌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讎獨賴司馬景王保持

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鼠之出入往來於衣襟中間者也安能笑人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阮籍求全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嘆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也

劉伯倫非達

劉伯倫嘗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非

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巳矣何必更埋

晉武娶婦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曰賈氏女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爲羣臣所譽取之卒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好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謂證龜爲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衛瓘拊床

晉惠帝為太子衛瓘欲陳啓廢之言未敢發會燕陵雲臺瓘託醉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之而止者三因以手拊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眞大醉賈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闇此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耳

石崇婢知人

王敦至石崇家如厠脫故着新意色不怍厠中婢曰此客必是作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令執事厠中

是殆無知耶

裴頠之諂

晉武帝探策當亦如籖也耶惠帝探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諂對士君子耻之而史以爲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繫馬後豈及二王乎

王衍之死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駡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慚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晉士浮虚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耶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貴戚專殺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以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王述謂子凝

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乃止若以辭婚得罪於溫以至很狽則見述癡若以婚姻從桓溫者則見坦之之癡王述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謀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

之事其言慷慨乃實訓戒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

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爲峻若徑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事見二人傳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謂召峻固失計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遵驢銜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嘗謂晁錯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召王濞入朝御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

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蓋猶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補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爲反備既反而後調兵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鄒方回鄒嘉賓父子事

鄒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温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生曰若吾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

故而暴其惡名方囘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囘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温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温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温之禍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郗超小人之孝

郗超雖爲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

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温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晩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嘗與石碏比然郗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温矣東坡曰小人之孝也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何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

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淵明非達

陶淵明作無絃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蘇子曰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爲達苟爲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云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

宋殺王彧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畧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景帝竟殺

景文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碁竟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齊

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

劉沈認屐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屐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予之鄰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崔浩占星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此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度之十月爲正則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陳隋好樂

吹笛彈琵琶五絃文歌舞之技自齊文襄以來好

之河清已後尤甚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曲親執樂器玩悅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侍兒閹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行幸道路或時馬上作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製艷曲詞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翔萬歲樂藏鉤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塼續命鬭雞子鬭百草泛龍舟還

舊宮長樂苑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不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文彈曲多則能造曲因語明達云陳氏褊陋曹妙達猶封王況我天下大同乎宋武帝既受禪朝廷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解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觀二主之言興亡之理豈不明哉

唐太宗借隋吏以殺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

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爲吏所誅
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
等至乎以此知爲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
之事不暇復爲三子性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
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甚明新舊史皆曲爲太宗
潤飾殺兄弟事然雖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
亦孔子所謂下愚之歸也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爲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遂良曰昔
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

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子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中此正災異其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靖李勣爲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

然功臣社稷之辨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蕭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黯以忠義弭淮南之謀望之確然不奪於恭顯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耶僕嘗謂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指與一足未及於死也腹心之病則爲膏肓不可爲也李靖李勣可謂功臣終始爲唐之元勲也然其所爲止衛霍韓彭之流爾鼎揚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少擊衆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葢懵不知焉太宗欲

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黷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爲腹心之病大矣張釋之戒嗇夫之辯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孔子所謂有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可以喪邦者豈其然乎

房琯之敗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古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

濤斜之敗秩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挾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踈矣

韓愈優於楊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楊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搥提仁義絶滅禮樂爲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救時反本之言爲無取

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楊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柳子厚論伊尹

聖人之所能有絶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桀之暴戾虐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

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死之言乃眞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詞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欲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

柳子厚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温爲道州衡州及

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雖子産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稱温之弟恭亦賢豪絶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壻者乎宗元與伾叔文爲交蓋亦不羞於延齡姻也恭爲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白樂天不欲伐淮蔡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不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士事亦未易辨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

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樂天論張平叔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詞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人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人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樂天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

也

劉禹錫文過不悛

劉禹錫既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王者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如小人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

感書此

唐制樂律

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而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因李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不合黃鍾請悉更制諸鍾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摩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蔟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唐用肅宗樂以

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夫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察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接之以禮遂至於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

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聖雄出而平之故隋唐雄
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耳唐有天下
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
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
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叛肅宗纔使
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
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矣因客有問
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淳于髡一石亦醉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

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知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

漢高祖封羹頡侯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轢（一作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爲其母不

長者封其子信為羹頡侯高祖號為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轉釜之怨歟不畏太上皇縁此記分杯之語乎

相如長門賦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為文奉百金為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為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詞褻慢及宮闈聞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為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

之賦獨不疑其有間於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三國名臣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書

桓範奔曹爽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

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旣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爲之用尚何言智乎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

夏侯玄論樂毅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予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

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玄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如此可以發千載一笑

淵明無絃琴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眞其自祭文出妙語於纊息之

寄寓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為寓以死為異
若夫先生豈真死獨非寓乎